

福楼拜的鹦鹉



[英国] 朱利安·巴恩斯 著
但汉松 译

巴恩斯
作品

Julian Barnes

布克奖
获奖作家

出版社

福楼拜的鹦鹉

〔英国〕朱利安·巴恩斯 著

但汉松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福楼拜的鹦鹉 / (英)巴恩斯 (Barnes, J.) 著; 但汉松译.
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6. 5
(巴恩斯作品)
书名原文: Flaubert's Parrot
ISBN 978-7-5447-6072-0

I. ①福… II. ①巴… ②但… III. ①传记小说-英国-现代
IV. ①I561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01138号

Flaubert's Parrot by Julian Barnes

Copyright © 1984 by Julian Barnes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national Literary Agency Ltd. (ILA)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6 by Yilin Press,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6-009号

书 名	福楼拜的鹦鹉
作 者	[英国] 朱利安·巴恩斯
译 者	但汉松
责任编辑	李浩瑜
原文出版	Picador, 1985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	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	8.375
字 数	155千
版 次	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7-6072-0
定 价	36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
(电话: 025-83658316)

献给帕特

“当你为朋友立传时，应该写得像是在为他复仇。”

——福楼拜致厄内斯特·费多的信，1872年

注解

我要感谢詹姆斯·芬顿和萨拉曼德出版社允许我重刊第133页^①《德意志安魂曲》的几行文字。本书的译文出自杰弗里·布拉斯韦特；不过，如果没有弗朗西斯·斯蒂格马勒^②的完美垂范，他也许会陷入迷失。

J. B.

① 即本书的第147页。

② 美国的福楼拜译者和研究者。

目 录

001	1 福楼拜的鹦鹉
019	2 年表
039	3 谁捡到,就归谁
055	4 福楼拜动物寓言集
079	5 真巧!
089	6 爱玛·包法利的眼睛
101	7 渡过海峡
137	8 火车狂热者的福楼拜指南
149	9 福楼拜的未成之书
165	10 指控

181	11	露易丝·科莱的故事版本
203	12	布拉斯韦特的庸见词典
211	13	纯粹的故事
227	14	考卷
241	15	至于说那只鸚鵡……

1

福楼拜的鸚鵡

六个北非人正在福楼拜的雕像下玩地掷球游戏。清脆的撞击声盖过了交通拥堵的街上传来的汽车轰鸣。一只褐色的手，以指尖戏谑地抚弄一个银色的球，最后将之掷向远处。它落到地上，重重弹起，在缓缓溅起的厚厚尘土中划了一道弧线。掷球者保持着帅气的造型，就像一尊临时的雕像：双膝只是微弯，右手极其幸福地舒展开。我注意到他穿着白色衬衣，袖子卷起，裸露出前臂，手腕的背面有块色斑。我起初以为是手表或文身，后来才知道是彩色的临摹：那是一个在沙漠地区备受尊崇的政治圣人的脸。

让我从这座雕像开始：这座高耸的、永恒的、朴素的雕像，它流着黄铜眼泪，打着松垮的领带，穿着周正的西装背

心和宽松的裤子，一副胡子拉碴、机警冷漠的男人形象。福楼拜并没有回视我。他的目光从修士广场一直投向大教堂，俯瞰着这个他曾鄙视的城市，而这个城市也差不多遗忘了他。他的头傲气高扬：只有鸽子才能完全看见这个作家秃秃的头顶。

这个雕像并非原版。德国人在1942年将最早的那个福楼拜拿走了，连同栏杆和门环。也许经过加工处理，他变成了帽徽。有差不多十年的光景，底座就是空着的。后来，鲁昂有个市长对雕像很着迷，他找回了原来的石膏模型——是一个叫利奥波德·伯恩斯塔姆的俄国人做的——然后市议会同意重建雕像。鲁昂买下了一座金属雕像，含93%的铜，7%的锡。建造它的鲁迪埃家族工匠来自巴涅的沙蒂永^①，他们说这样配比的合金能保证不受腐蚀。还有两个城市，特鲁维尔和巴朗坦，也参加了这一计划，不过买的是石质雕像。这种雕像就不太耐久。特鲁维尔那座福楼拜雕像的上臀部已不得不进行了修补，而胡子的有些部分都脱落了：包裹在内的钢丝从他上嘴唇的水泥残块中突了出来，就像小枝桠一般。

也许铸造厂的保证是可信的；也许这第二次浇铸的雕像会一直留存下去。但是我找不到特别的理由让自己信服。绝大多数与福楼拜有关的东西都没能保存太久。他在一百多年前去世，逝后留下的全部只有纸。纸，想法，词，比喻，变成声音的散文辞章。这一切的发生，完全符合他内心所愿：

① 法国法兰西岛大区上塞纳省的一个镇，位于巴黎市郊。

只不过他的崇拜者们会感怀抱怨。作家死后不久，他在克鲁瓦塞的故居即遭到拆毁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工厂，专门从受损的小麦中提取酒精。若要拆除他的雕像也并不难：假如一个热爱雕像的市长能建，另一个市长——没准此人迂腐死板，对萨特那本关于福楼拜的书一知半解——也许就会力主拆除。

我要从雕像开始，因为这是整个计划的起点。为什么作品会让我们追着作者不放？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让作家清静点？难道作品本身还不够？福楼拜是希望如此的：鲜有作家比他更坚信书面文本才是客观的，而作者根本无足轻重；但即便如此，我们仍然违逆其意去找寻作者。图像，面孔，签名；含铜量93%的雕像，以及纳达尔^①拍的照片；碎布和剪下的一绺头发。是什么让我们对名人遗物充满欲望？是因为我们对语言不够笃信？难道我们认为在人生的遗留品中，藏着有助益的真相？罗伯特·路易斯·斯蒂文森去世时，他那个有经营头脑的苏格兰保姆就开始悄悄出售头发，并声称这是四十年前从作家的头上剪下来的。那些相信此说的人，那些四处求购的人，他们买到的头发已经足够填充一个沙发。

我决定晚些时候再去克鲁瓦塞。我在鲁昂可以待五天，儿时的天性使得我愿意把最好的留在最后。作家有时也有同样的冲动吗？且慢，且慢，最好的尚未出现？倘若如此，那

① 纳达尔是法国早期摄影家、漫画家、记者、小说家和热气球驾驶员者。纳达尔因利用摄影术为许多19世纪名人留下肖像而著名。

些未完成的书该有多么诱人。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两本书：

《布瓦尔和佩库歇》和《家庭的白痴》。在前一本里，福楼拜试图去囊括和征服整个世界，去书写人类奋斗和失败的全部；在后一本书里，萨特试图将整个福楼拜收入囊中：囊括和征服这位文学大师、中产阶级魁首、恐怖之人、敌人、智者。中风让前者计划泡汤；失明则让后者草草收场。

我曾经想过自己写书。我有想法，甚至还做了笔记。但我是一个医生，已结婚生子。你只能做好一件事：福楼拜清楚这一点。当医生是我擅长的。我的妻子……死了。我的孩子们如今已各奔东西；良心不安时他们才会写信。他们当然有自己的生活。“生活！生活！要不断勃起！”有天我读到福楼拜的这句呐喊。他让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大腿上有补痕的石头雕像。

那些没有写成的书呢？没理由去恨它们。世上已经有太多书了。而且，我记得《情感教育》的结尾。弗雷德里克和他的伙伴德洛里耶回顾自己的一生。最后，他们最钟爱的记忆，是多年前一起去逛妓院，那时，他们还是学生。他们对此行做了精心计划，特意去卷了发，甚至还给姑娘们偷了花。但是当她们到了妓院，弗雷德里克却没了胆子，两人便逃之夭夭。这就是他们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。最可靠的愉悦，福楼拜暗示我们，不正是期盼的乐趣吗？谁愿意置身于尘埃落定的凄凉之所呢？

我第一天就在鲁昂四处乱逛，想试试还能不能认出我

1944年去过的地方。当然，那时大部分地区都遭到了轰炸；四十年后，他们仍然在修补大教堂。我找不到什么东西让那单色的记忆焕发光彩。第二天，我开车去了西边的卡昂^①，然后北上去往海滩。沿途都是一个个被风雨侵蚀的锡质路牌，它们是公共工程运输部竖在这里的。此路通往诺曼底海滩登陆的环道：这是登陆的旅游路线。英国和加拿大部队的登陆海滩位于阿罗芒什东部——黄金、朱诺、宝剑。这些名字起得不太有创意；远远比不上奥马哈和犹他^②来得记忆深刻。当然，除非是军事行动让这些名字令人难忘，而不是恰好相反。

滨海格赖埃，滨海库尔瑟莱，滨海韦，阿斯内莱^③，阿罗芒什。沿着狭窄的小巷子，你会突然看到一个皇家工程师广场，或一个温斯顿·丘吉尔广场。生锈的坦克守卫着下面的海滩小屋；像轮船烟囱一样的石板纪念碑上写着英文和法文：“1944年6月6日，欧洲在这里因盟军的英勇而得以解放。”这里很宁静，毫无凶险之感。在阿罗芒什，我将两个一法朗的硬币投入全景望远镜（15/60高倍，长时间观看）里，追踪海上远处的桑榭码头^④那曲折的摩斯电码。点，

① 卡昂位于法国西北部，距巴黎约二百公里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著名的诺曼底战役中卡昂首当其冲。

② 奥马哈海滩和犹他海滩为美军登陆点。

③ 均为法国卡尔瓦多斯省的市镇名。

④ 盟军修建的临时人工码头，用混凝土空心体制成，浮在近海位置，帮助登陆船只卸载货物和人员。

划，划，混凝土沉箱^①就像这些电码符号^②，海水在它们之间从容不迫地流过。绿鸬鹚已经占据了这些方石块，成为这些战争时代废品上的居民。

我在那家可以俯瞰海湾的海军饭店吃了午饭。朋友们就是在这附近死的——那段岁月里萍水相逢的朋友——但我却心如止水。英国第二军团，第五十装甲师。记忆开始从隐蔽处浮现，但感情并没有波澜；甚至连对情感的记忆都没有。午饭后，我去博物馆看了一部关于登陆的电影，然后驱车十公里去巴约^③，参观九个世纪之前另一次跨海峡入侵的遗迹。玛蒂尔达王后的挂毯^④就像一部横着铺开的电影，每帧画面都连接在一起。这两起事件看上去都同样奇怪：一个已经过去太久，因而不真实；另一个太让人熟悉，也觉得不真实。我们该如何抓住过去？我们真能办到吗？当我还在读医学院时，期末舞会上有些恶搞者把一头涂满油脂的小猪放进了舞厅。小猪在人们两腿间钻来钻去，以免被逮住，还发出厉声尖叫。大家扑过去想抓住它，结果反而跌了个跟头，弄得狼狈不堪。过去的岁月，似乎常常像那头小猪。

① 为了避免德军侦察，盟军将空心的混凝土沉箱在登陆前投入海底，行动开始后将内部水抽干，使其可以浮出海面，作为临时码头使用。

② 摩斯电码共有五种代码，点，划，每个字符间短的停顿，每个词之间中等的停顿，以及句子之间长的停顿。

③ 位于法国下诺曼底首府卡昂和卡兰坦之间，距离奥马哈海岸只有一步之遥。巴约建于公元1世纪，罗马人征服高卢后所建。

④ 巴约的历史文物，据说是在“征服者”威廉的妻子玛蒂尔达王后命令下制成的，为的是纪念1066年诺曼征服的胜利。

在鲁昂的第三天，我步行到了主宫医院，那是居斯塔夫的父亲当外科主任的地方，作家在这里度过了童年时代。沿着居斯塔夫·福楼拜大道，经过福楼拜印刷厂和一家名叫福楼拜的快餐店：你肯定会觉得自己的方向没错。在医院附近，停了一辆很大的白色标致掀背车：上面漆着蓝色星星，电话号码，还有“福楼拜救护车”几个字。作家能救死扶伤？不太可能。我记得乔治·桑曾经对这个年轻的同行有过一次严肃的批评。“你给大家的是孤寂，”她写道，“而我给大家的是慰藉。”这辆标志车上应该写“乔治·桑救护车”。

在主宫医院，为我开门的是一个身材枯瘦、心绪不宁的看门人^①，他的白色外套让我感到纳闷。他不是医生，不是药剂师^②，也不是板球裁判。而白外套意味着灭菌消毒和公正判断。为什么博物馆的看门人要穿着它——防止福楼拜的童年受到细菌侵袭吗？他解释说，博物馆一部分是为福楼拜建的，另一部分则是关于医学史。然后，他急匆匆地带着我参观，响亮而麻利地关上一扇扇门。我参观了居斯塔夫出生的房间，看了他的古龙香水瓶和烟草罐，还有他发表在杂志上的处女作。作家的各种图片证实了他所经历的可怕早衰，从英俊少年变成了那个大腹便便的秃顶市民。有人认为是因为梅毒。另一些人则回应称，在19世纪这属于正常衰老。也许，这不过是他的身体懂得人情练达：当居于其内的心灵宣布未老先衰，肉身便尽量与之同步。我总提醒自己，他曾经

①② 原文为法语。

是金发。想记住这一点并不容易：照片让所有人看上去都似乎是黑乎乎的。

其他的房间里摆着一些18和19世纪的医疗器械：一些沉甸甸的尖头金属遗物，以及口径大到连我都有些吃惊的灌肠气泵。当时的医学肯定是一门充满兴奋、绝望和暴力的行业；现在，它不过就是药丸和官僚体制。或者说，过去比现在更具本土特色？我研究过居斯塔夫哥哥阿希尔的博士论文：题目叫《绞窄性疝手术时的思考》。有件事可以把兄弟俩放在一起说：阿希尔的论文后来成为了居斯塔夫的比喻。

“我感到，在我所处的这个愚蠢时代，仇恨的潮水呛得我喘不过气。粪便涌到我嘴里，就像得了绞窄性疝症那样。但是我想把它留下，让它凝固，让它变硬；我想把它调成一种糊状物，盖在19世纪上面，就像是把牛粪抹在印度的宝塔上那样。”

将这两个博物馆放在一起，乍一看很奇怪。但是当我想到了莱蒙画的福楼拜解剖爱玛·包法利的著名漫画时，一切都变得符合情理了。画中的小说家挥舞着一把血淋淋的大叉，叉尖上刺着他从女主人公身体里成功剥取出的心脏。他高举着这枚脏器做炫耀，仿佛它是一个珍贵的外科展览品，而在画的左边，刚好可以看见被侵犯的爱玛躺在那里。作家是屠夫，作家是敏感的蛮兽。

这时我看见了那只鸚鵡。它被放在一个小壁龕里，羽毛亮绿，目光炯炯，探着脑袋，好像要问什么。栖木的底部

写着非洲灰鹦鹉^①：“此鹦鹉被居斯塔夫·福楼拜从鲁昂博物馆借出，在创作《一颗质朴的心》时置于案头，起名为露露，与故事主人公费莉西泰的那只鹦鹉同名。”有一封福楼拜书信的复印件提供了佐证：这只鹦鹉，他在信中写道，在他的桌上放了三个星期，后来他一看到它就开始烦躁不安。

露露保存得很完好，羽毛如同百年前那般崭新鲜亮，眼睛也依旧惹人不安。我注视着这只鸟，让我惊讶的是，我强烈地感觉到这个作家就在身边，虽然他鄙视并禁止后人对他个人产生兴趣。他的雕像是重造的；他的房子曾经被推倒；他的书当然也有自己的生命——对它们做出的回应，并非针对他本人。但是在这里，在这只以寻常而又神秘的防腐方式保存的普通绿鹦鹉身上，却有着某种东西让我感到与作家似曾相识。我既感动，又开心。

回酒店的路上，我买了一本学生版的《一颗质朴的心》。也许你知道这个故事了。它是关于一个没受过教育的贫苦女佣，她名字叫费莉西泰，服侍同一位女主人长达半个世纪，为了别人的生活而无怨无悔牺牲了自己。她先后将自己依附于一个粗鲁的未婚夫，女主人的孩子们、她的侄子以及一个手臂上长有肿瘤的老人。他们都从她身边无常地消失：有的去世，有的离开，还有的干脆就忘记了她。毫不奇怪，有这样一种经历的人会用宗教的慰藉来弥补生命的凄凉。

在费莉西泰不断减少的心灵寄托中，最后存留的就是那

① 原文为拉丁文。